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叶圣陶

2

编 者：叶至善
责任编辑：杨立平 孙可中 蔡嘉荫
装帧设计：沙 戈

叶 圣 陶
Ye Sheng Ta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0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5}{16}$ 插页 6

1985年9月北京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书号 10019·3827

定价 2.25 元



作者像(1981年春，许琢摄)



上图：青年时代的作者（约摄于1924年）

下图：与王伯祥（右）、顾颉刚（左）合影（1911年）



右图：摄于1933年

左图：1925—26年间在无锡梅园与王伯祥（左）、李石岑（右）合影



上图：与郑振铎摄于九龙达德学院（1949年）

下图：成都文艺界为作者五十寿辰举行庆祝会时摄，前排左四为作者，
左五为其夫人胡墨林（1944年10月）



上图，作者夫妇(1949年)

下图，摄于北京香山(1971年)



上图：与孩子们在一起(1980年)



下图：偕长子至善摄于大连(1973年)



上图：与长子至善摄于北京(1981年)

下图：作者近照(1981年10月于家中)

其实也是诗
 诗集丰富的材料，也反映出作者的态度，刻意性
 曹先生作品的，上几千年有矛盾的诗，意，今年
 有曹先生的《今日》。这诗作品，却不是一首诗，像得
 之，的即其之作，而是一首诗，都不再是诗，雕刻成
 功的新家。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
 我们的太阳，它离我们远了。那首诗，诗里的太阳，不可以作
 为《今日》的题目。如果单凭这个意思，那就没有

七年读《今日》的第一首诗，以为这首诗，就
 动手抄写，不料今日上午才读完，这首诗，就
 公推《今日》的诗，说《今日》的诗，是诗，是诗，是诗
 曹先生，隔了三十多年，重看，不知道，是诗，是诗，是诗
 浅唐否。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叶全陶

得失塞翁马
 襟怀孺子牛
 书此二语以迎新岁
 叶全陶

下图：手迹：“1980年元旦题辞”

右上图：为曹禺先生手书旧文稿之一（1981年12月）

左上图：为曹禺先生手书旧文稿之一（1981年12月）

自序

常常有朋友劝我把旧作品整理出来，辑成集子重新出版，我总是不大愿意。可是终于拗不过朋友的盛意，集子还是一本接一本出版。现在一本集子又编成了，要我写几句话。我就借这个机会把我的想头表白一下。我的想头也不是新有的，跟二十年代《未厌集》出版的时候差不多。那本集子有一篇简短的前言，现在全抄在这里：

厌，厌足也。作小说虽不定是什么甚胜甚盛的事，也总得像个样儿。自家一篇一篇地作，作罢重复看过，往往不像个样儿。因此未能厌足。愿意以后多多修炼，万一有使自家尝味到厌足的喜悦的时候吧。又，厌，厌憎也。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似乎尚未厌世。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几篇小说集拢来付刊，就用“未厌”二字题之。一九二八年十月

半个多世纪来，修炼不敢放松，却难得尝到厌足的喜悦。至于厌世，当然是没有的事。只是视力越来越差，不能读书看报，颇感到老年的寂寞。这种寂寞，根子就在尚未厌世——“这个世如何能厌？”

一九八二年二月

目 次

自序	1
----------	---

作 品 部 分

散文

没有秋虫的地方	3
藕与莼菜	5
《天鹅》序	7
一件烂棉袄	9
江绍原君的工作	11
两法师	14
《倪焕之》作者自记	21
过去随谈	23
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	30
说书	33
昆曲	36
几种赠品	40
木炭习作跟短小文字	43
其实也是诗	47
弘一法师的书法	49
《孔乙己》中的一句话	51

以画为喻	55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58
我坐了木船	62
驾长	65
从此不再听见他的声音	67
夏丏尊先生逝世	68
“相濡以沫”	71
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	73
“言志”和“载道”	75
梦的创作	78
佩弦的死讯	80

童话

画眉	84
玫瑰和金鱼	90
跛乞丐	96
稻草人	103
古代英雄的石像	111
书的夜话	116
蚕和蚂蚁	123

小说

一生	129
一个朋友	133
小蚬的回家	137
校长	140

潘先生在难中	151
外国旗	169
搭班子	179
遗腹子	188
抗争	198
赤着的脚	215
多收了三五斗	217
丁祭	225
皮包	231

资 料 部 分

编后絮语	叶至善 243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朱自清 247
叶圣陶作品评析	曾华鹏、范伯群 253
叶圣陶年表	商金林 275

作品部分

散 文

没有秋虫的地方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鹁鸽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枯燥无味呢。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淅淅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响邪许并起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头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秋虫的声息。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宏大的清亮的声音淹没了，以致听不出来，乃是这里根本没有秋虫。啊，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候满耳朵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和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里唯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

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然诗篇，不独是旁人最喜欢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味道，这种味道在另一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大概我们所祈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儿味道